正誼堂全書

□仁13
743
146

門 仁13
號 743
卷 146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

明治三七年 一月二十日 購求

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魏齊梁隋之閒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墨則入於老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

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

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捨
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
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
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
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
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
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
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
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
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
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
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
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
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
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
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
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

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
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已無待於
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
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
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也是故
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
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清
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
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
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
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
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
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
庶乎其可也

茅鹿門曰退之一生闢佛老在此篇然到底是說得老
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元不知佛氏之學

故佛骨表亦只以福田上立說

又評闢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脈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鑒定兼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目一承六腹一尾

張孝先曰朱子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又云仁者本心之全德又云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是仁之爲仁兼四德統萬善雖主於愛而愛不足以盡仁況立愛之中亦有差等若以博愛謂仁恐鄰於兼愛之說而學者亦無隨分自盡之功義之合宜雖見乎外而義之裁制實由於中單以行之宜言義則遺卻心之制一邊恐混於義外之說立言不能無弊但其辯道統之眞傳闢邪說之悖謬議論煞有關係不獨文起八代之衰已也按眞西山文章正宗載程正公曰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曰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如云輒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蹈襲前人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得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語言雖有病然自孟子以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

者才見此人又曰孟子而後卻只有原道一篇大意
儘近理又曰原道云孟子醇乎醇又曰荀揚擇不精
語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
分明也又曰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朱文公
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性退之原道庶幾之或問
揚子韓子優劣曰各有長處韓公見得大意已分明
如原道不易得也揚子之學似本於老氏如清淨淵
默之語皆是韓公綱領正卻無他近老氏底說話又
曰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極好問定名虛位之說如
何曰後人多譏議之某謂如此亦無害蓋此仁也此

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義之道義之德則
道德乃總名乃虛位也且須知他此語爲老子說老
氏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
後禮所以原道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
須知此意方看得程朱二先生有取於原道者如此
惟發端二語則程子嘗曰仁是性愛是情豈可專以
愛爲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
以愛爲仁則不可而朱子亦曰韓愈云云是指情爲
性又曰仁義皆當以體言若曰博愛曰行而宜之則
皆用矣又曰博愛爲仁則未博愛之前將非仁乎問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也學者即二先生之說而參玩之則此篇大旨瞭然於胷中矣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材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人也而我乃不能是亦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

善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
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身者已廉
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
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討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
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
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
爲是者有本有原急與忌之謂也急者不能修而急者畏
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
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
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

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
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
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
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
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勃鹿門曰此篇八大比秦漢來故無此調昌黎創之然
感慨古今之間因而摹寫人情曲盡骨裏文之至者

張孝先曰人必不古責已薄責人厚修已之長掩人之
善往往然矣昌黎此篇深有慨乎其言之也然士君
子求其在我而已豈以悠悠之口爲榮辱哉

諍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

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吾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人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亡聖亡賢者豈不知自安佚

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計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

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茅鹿門曰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鍵如一線

張孝先曰詞嚴義正令人無可置喙末引傳言非爲自家避先也正是欲陽子改過處蓋君子愛人以德望之切故不覺其言之長但以墨者並二聖而論則似有未當耳

譯辨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

之曰賀攴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
不察也稱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
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
言在言在不言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
與雨丘與蘧之類是也今賀攴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
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攴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攴名
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敎天下者非
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
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
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

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
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
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游勢
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
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於
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
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
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
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
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

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芳鹿門曰此文反覆奇險令人眩掉實自顯快前分律綴便足迷人

經典三段後尾抱前辯難只因三段中時有遊兵點

又評古今以來如此文不可多得

張孝先曰爭名者之毀似不待辯而明而昌黎亦必據律引經稽之國典證之聖賢所謂獅子搏兎亦用全力者也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大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

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

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
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
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
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
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
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
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
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嘵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
慮此反教人爲先生曰呼子來前夫大木爲宗細木爲桷
構廬侏儒椳闑居櫟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
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姸卓犖
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
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
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
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
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
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縻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
從徒安坐而食踵當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
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

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茅鹿門曰此韓公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也其主意專在宰相蓋大才小用不能無憾而以怨懟無聊之辭託之人自咎自責之辭託之已最得體

張孝先曰持論甚正但以荀卿並孟子而謂二儒優入聖域夫孟子固不待言至荀卿敢爲異說而不顧孟子謂性善荀卿獨謂性惡甚且詆孟子爲亂天下如此之人烏得與孟子列昌黎之見謬矣然能於怨懟無聊中寓自咎自責之意堪爲恕已尤人者下一針砭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極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

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唐荆川曰以祥不祥二字作眼目

茅鹿門曰文凡四轉而結思圓轉如游龍如虺蟺愈變化而愈勁屬此奇兵也

張孝先曰朱子有云鳳凰嘉禾騶虞麟趾皆載於書詠於詩其爲瑞也章章矣而或者謂休符不於祥於其仁與昌黎此篇可相發明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徵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

三者於敵以下愛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
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
焉而不近求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
其何敢放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
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
無宿資蓄貨以鈞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
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
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
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桑月又
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
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
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
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
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
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
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
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
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
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特直而不戒禍其至

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蒼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愼既叅月上命李公相容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張孝先曰自修爲弭謗之端自信乃消讒之策世路嶮巇人情叵測又何暇計哉昌黎之自尤自解雖涉顧慮之私而能度人度已寫出獨立不懼處其學識非尋常所及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

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敎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宏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茅鹿門曰昌黎當時抗師道以號召後輩故爲此以倡

赤幟云

張孝先曰師者師其道也年之先後位之尊卑自不必論彼不知求師者會百工之不若烏有長進哉說命

篇曰德無常師朱子釋之以爲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亦此意也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衆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百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唐荆川曰昌黎此文分明自孟子中脫出來人都不覺

茅鹿門曰昔人稱太史公傳酷吏刺客等文各肖其人

今以此文頌伯夷亦爾然不如史遷本傳

張孝先曰特立獨行適於義乃爲萬世標準然非信道篤而自知明烏能力行不惑如是聞伯夷之風者固宜頑廉懦立慨然興起也此文眞說得聖人身分出

學生代齋郎議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於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缺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

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

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張孝先曰齋郎之所事者力學生之所事者德藝立論有體實所以養育人才維持國家之本也其曰事不習志不專教加少道益貶尤爲卓然名言

雜說三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烏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

同焉可謂之非人耶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
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耶然則觀貌之是非
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
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張孝先曰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形似人獸心
不可測與是說同一憤世嫉邪之心也孟子曰庶民
去之君子存之尚愼旃哉

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
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
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
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
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
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
之曰天下無馬鳴呼其眞無馬耶其眞不知馬也

張孝先曰專爲懷才不偶者長氣然士君子亦求其在
我而已何尤焉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
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

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　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閒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張孝先曰孟氏願學孔子道自尊也荀之性惡揚之劇秦美新皆非聖人之道烏足以尊孟氏故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則金其大者皆未醇不但小疵而已惟朱子謂孟子後荀揚淺濟不得事確論也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靡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閒嗚呼盛哉

張孝先曰儀禮之書漢初已行自高堂生遞傳以至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故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又曰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昌黎讀儀禮稱盛其所得於觀感者深哉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耶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游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苦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道重爲天下惜則李生之爲人可張孝先曰樂爲天下惜之

知故所以舉之待之者俾得行李生之道而後可低

同感慨惜別情深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嘗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鋸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顚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

鬼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茅鹿門曰借田橫發自己一生悲感之意

張孝先曰田橫五百人守死海島可謂義矣昌黎借題以舒感憤之情推之聖人尚然何況其他固是弔橫亦以自慰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

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
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
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
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
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
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
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
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
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
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
而旅食京師以求升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
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
年未四十而視落落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
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
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
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
非其眞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
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
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眞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
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

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
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
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
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
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
始一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
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輭腳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
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
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
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
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
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
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
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
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
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其居歿不能撫汝以
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
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
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

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葬鹿門曰通篇情意刺骨無限悽切祭文中千言絕調

張孝先曰昌黎曾爲其嫂服三年喪君子以爲知禮況韓氏兩世之語於心極不忘乎固宜此篇之情辭深至動人悽惻也

薦樊宗師狀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張孝先曰士君子處世以孝友忠信爲根本藝學以充其識仁恕以善其施觀昌黎所以薦樊者而立身之道備矣

舉錢徽自代狀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張孝先曰刑憲重事也非無欲則不免有蔽固性懷恬淡曰潔靜精微所以可舉處最爲得其本矣

題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彰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而有干迴百折之勢文以情生也

張孝先曰數行題跋而有干迴百折之勢文以情生也

蓋公於歐陽生敦友誼而悲其死故託之辭以使之不沒於後非徒文焉而已愛其文則知其人知其人則知公之所以交之者有道義之孚無死生之異所謂古道者也歐陽生哀辭世久膾炙故不錄錄其題跋於此而論之云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大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耶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耶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甄寓其間耶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

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鳥虖遠矣何日而忘

張孝先曰　辭近騷體中有感慨不平之極思然顏天跖壽氣數適然君子不以氣數疑天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

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虖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張孝先曰元賓爲公心友而志之如是其略何也但悲其夭而有不朽者存則孰謂之夭耶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其實錄不過十二字使人想像其心曾面目於千百載之下公之傳元賓者止此足矣豈若後世諛墓之辭奈數千言而未已者耶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屓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輭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其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衞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

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强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與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目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

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媼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卽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麤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眩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挺其季始十歲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袪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張孝先曰敘事奇崛其刻畫瑣細處使人神采踴躍全是太史公筆法銘詞尤古奥後人無從著手

同治乙丑福州正誼書局新鐫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三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梁濟謙德鄰覆校
閩縣林祚會省軒覆校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梁濟謙德鄰覆校
閩縣林祚會省軒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與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遜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

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志而强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恆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恆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恆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

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恡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

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得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巾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繢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矣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　遽樂於縱也傳說曰惟狂克念作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狼戾異甚然得而縶之未半日則定坐求　食惟人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弊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

以同世取榮吾豈敎子爲前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前翦翦拘拘者以是敎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前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眾中偪則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忍汙雜囂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恆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愧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行於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險期勿敗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己任管仲釁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

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旨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者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賊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詭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縱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强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盡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惟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紲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

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韲吾子其類是鰌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滑苟冒以矜利乎已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閒與恆人爲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詘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疏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且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

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礪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慶逐猶以前時遭狂疏輕薄之號旣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遑遑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鄉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猶吾鄉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詘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竇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愼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蒲梢騄駼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遣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鉏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鍤

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隘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已告之朝廷更宰相來政事益修丈人曰夕還北關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麂麂道大旨如此宗元白茅鹿門曰首尾二千言如一線然強合乎道者

張孝先曰此書大旨以楊諱之年少氣銳於行已處世閒不肯虛心點檢以求合於古聖賢之道故諄切告之又因其來書慕甘羅終軍之爲人遂極詆二子以爲不足學並自敘其少年不自點檢錯走路徑至今悔之無及欲以誨之藉此以爲鑒戒而毋蹈已之所爲也此子厚閱歷眞實之言文字雄勁精峭滔滔不竭若不可窺測一面約其大旨不過如是學者細觀之於行已處世之間當有激發警省處矣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孝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聞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

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屈子賦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蔡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已弸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撫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

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
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
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
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
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
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
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
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
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
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

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
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
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
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
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
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
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
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
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
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

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
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
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庭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茅鹿門曰子厚中所論文章之旨未敢必其盡能如所
云要之亦本於鑱心研神者而後之爲文者特路剽
富者之金而以誇於天下曰吾且猗頓矣何其不自
量之甚也予故奮袂曰有志於文須本之六藝以求
聖人之道其庶焉耳
又曰子厚諸書中佳處亦其生平所爲文大指處
張孝先曰子厚不欲以師道自居激而憤世疾俗之論
不無太尖刻處至
曰敘其所以爲文之本則皆精到
實詣足與韓昌黎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聖轡中原有以也夫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
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
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
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
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
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
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

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
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
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
無他爲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
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
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
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
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
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
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狠

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
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盪滌凡衆之疑慮擧爲灰
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
白而不汙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
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
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
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
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
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
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

書極不忘候得數十福一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
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
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極惜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
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茅鹿門曰深識之言過古之文

張孝先曰行文亦有諧諧之氣而奇思雋語出於意外
可以擺脫庸庸之想參元以積貨而累眞材子厚以
避謗而掩人善當時風俗如此卻不可解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
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亨不介而合則其
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遯闊千祀何爲乎今之世
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
能探奥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眞力於文章勤勤懇
懇於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
翰墨徒爾拖逢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
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
容雖振身泥塵仰睎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頫
首絕望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
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

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
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
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
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
德者也然則軰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
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運合
事幷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鯤鱗之
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
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
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於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秉時
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
之美質能紊榮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乎表著之列顯
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
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
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
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
悅者也有爭尋常者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
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
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
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

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未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顧視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輸執僂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旨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切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至不克寧居竊感荀營如實出己之德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

宗元謹啓

張孝先曰崔大卿嘗稱子厚之文子厚因而求薦以爲崔之施德不必待其來求而已之拜賜不必待其成身兩意夾寫到末總見文章知己之意唐時投書獻啓以干薦舉者多子厚特稍占地步耳

濮陽吳君文集序

博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髮而廣顙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

於物敎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
九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偁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
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
得編觀焉其爲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
王公大人之義其爲詠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擧
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
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於法
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
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於王而終伏其
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二卷繼於末其官氏

及他才行甚具云

茅鹿門曰文自有法度

張孝先曰武陵行事大節得於舊所聞而文集之成章
可觀則得於今所見末慨其行不昭其辭不薦蓋合
兩層而收束之也文法謹嚴不溢一筆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
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
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
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

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
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
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
遂負土聚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
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
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
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
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
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容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余
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
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
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
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
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
歸超鴻蒙混希夸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
溪石上

茅鹿門曰古來無此調陡然創爲之指次如畫

又曰子厚集中最佳處

張孝先曰獨闢幽境文與趣會王摩詰詩中有畫對之

可當臥遊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栝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澹灩灩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媚登舟於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書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愛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趨趙湘中爲顧籟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茅鹿門曰文瀟灑跌宕惜也篇末猶多抑鬱之思云

張孝先曰寫景物之勝讌遊之樂而末乃自發其悲感

無聊之況子厚工於文而無見乎道內既無所得乎己而外未免移乎物是以當歡而悲情詞局促如此此君子所以貴乎知命而樂天也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
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
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
乎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
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
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
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
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
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
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

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茅鹿門曰昔人多錄此文然亦義亦淺

張孝先曰臣子爲朝廷司收民之職當視民如子自然
一體關切子厚以傭譬之則已隔一膜矣然傭而盡
其職猶可原也傭而流於盜民其奈之何哉苟有人
心者尚泚顙於柳子之言否耶

送徐從事北游序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
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
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

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一張孝先曰通篇俱用倒跌文法此子厚著意出奇處也若順言之則曰儒者之道不徒誦說必將施於事及於物生至通都大邑成名得位之日當如是而已子厚自開別致文境一新然視韓不及遠矣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

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茅鹿門曰守官者當深體此文

張孝先曰子厚之體物精矣取喻當矣爲官者當與民休息而不可生事以擾民雖曰愛之適以害之是可歎也然所謂煩其令者雖未得愛之之道而猶有愛之之心焉若今日之吏來於鄉者追呼耳掊克耳是直操斧斤以入山林也豈特爪其根搖其本已哉噫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鄉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

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

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齋夫版尹以就
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
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
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
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
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
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
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
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
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
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
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
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
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咯勤爲公以
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
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
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
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
而無所成也不亦諺歟或曰彼生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
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

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執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唐荊川曰此文體方不如圬者傳圓轉然亦文之佳者

茅鹿門曰序次摹寫井井入構

張孝先曰相臣之道備於此篇末段更補出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意是古今絕大議論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讐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

博其餽遺淸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淸之爲富也淸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鄙鄙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淸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淸不以怠遇其人必以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淸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淸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鳴呼淸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淸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淸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淸非獨異於市人也

茅鹿門曰亦風刺之言

張孝先曰宋淸多蓄善藥施於人而不求報卒以此得大利此古今大有經紀人也而柳子特推言今之交無此人又結言淸居市不爲市道今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市道直是無窮感慨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

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
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郎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
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郎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
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
焉而已必從而成之即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
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
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
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
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
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其家人父子間

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鞅鞅者之
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唐荊川曰此篇與守原議封建論三篇所謂大篇短章
各極其妙
茅鹿門曰此等文竝嚴謹移易一字不得
張孝先曰一折一意皆是絕頂識見辨駁得倒但末段
謂不當束縛之云云議論太鬆觀伊川諫折柳方是
事君之道
論語辨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

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茅鹿門曰此等辯析千年以來罕見者

張孝先曰亦有證據但謂盡出曾子之徒非也蓋有子亦自有其徒故稱子此乃以諸弟子嘗以爲師故稱子未免襲太史公列傳而誤信之耳惟程子謂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較爲有據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

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椇山而侔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而長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以畋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於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恆中者軸挏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卻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材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沖然而有光其爲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且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汙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恆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惘惘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蓋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茅鹿門曰子厚之文多峻峭鑱巖而骨理特深

張孝先曰材良喻質器攻喻學方其中所以載圖其外所以行此車之大體也而眾車既非一類即一車之中而又析之各有其具猶士之通方具宜而用無不周也總以方中圓外爲主體物既精而文詞峭健類

考工記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於上不宜於下小人宜於下不宜於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於上位則道必咈於君而利必及於人由是謗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於人由是譽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太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鄙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

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亦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而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於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好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茅鹿門曰較之昌黎原毀文當退一格然亦多雋辭

張孝先曰得謗得譽皆有所自衆口附和不足信惟以善不善之好惡爲分別此孔氏論人大法也此文推勘精到後段大意言觀人者不可以謗譽而輕爲進退修己者不可以謗譽而輕爲憂喜尤稱探本之論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爲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爲名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德德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邱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嗣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遺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悲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茅鹿門曰解嘲釋謔諸文之遺

張孝先曰子厚既遭貶斥知戚戚之無用而姑爲浩浩以自排遣耳故自道其眞情而無所飾如此

祭呂衡州溫文

維年月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淸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讐

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
人天則必天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
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
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
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於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
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
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攸而不立豈非修正直
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
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爲道
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
於今二事相勘從古至於化光最爲大甚理行第一
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
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
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
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彫喪志業
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
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
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
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爲大
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

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
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棲其魄
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明神以遂其義乎不
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
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
光庶感聽之

張孝先曰悼痛之辭不覺近於憤懣矣其文之激楚飛
動足以達情而宣志是才人本色

同治六年三月福州正誼書院採訪續刊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施鑑槃聘侯覆校
閩縣林祚曾省軒覆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五　歐陽文忠公文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論乞王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協力之人而君臣相得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願行之如何伏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

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
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
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
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此二人所報陛下果有
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
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効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
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
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
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絶僥倖因循姑息之
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
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
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協力凡小人怨
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
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
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茅鹿門曰歐陽公此時亦必聞范富所條之事恐仁宗
一時不肯遽行又怕羣小內攻故先爲頂門一針語
所謂拏雲手是也

張孝先曰時仁宗召用范富等乃君子道長之會歐公
爲右正言上此書以堅納諫之心杜聽讒之隙惓惓

忠愛蓋有合於大易扶陽抑陰之義矣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察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愼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舉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搆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

昌朝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
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
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
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
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
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於聖心及將用之時則
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聖聽矣是則陛下雖
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
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
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
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
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
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
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
政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摭
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還其舊鎮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
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
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茅鹿門曰貂之捕鼠須咬頸公之彈劾昌朝卻本所薦
引之路攻之仁廟爲得不動心

張孝先曰昌朝交結近侍日進譽言人主不覺信而用之公此劄論昌朝之奸先使人主分別所譽之爲何人最得開悟君心之道其言詞和平委曲使聽者不逆於心而油然以解論事如此尤可爲法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媿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維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

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具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眾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

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
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
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閒居臺諫者多矣
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
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
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
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
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
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
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

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
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
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
私恩與之諍議絳終得罪夫宰輔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
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
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
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
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介與師道不與絳
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
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

雖未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
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
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
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茅鹿門曰歐公至言

張孝先曰言事之文必先以情理反覆開陳則人事自
分明矣此篇中一段論人臣進諫有時勢難易不同
又一段言人主聽言須分別邪正公私皆先從情理
處說破使人主心下分明然後入題言介等此時敢
言大臣是爲其難者其文章彈劾乃出於正而不出
於邪出於公而不出於私介等氣節如此自不宜貶
然後將諸人立朝本末分疏一番乞賜召還以開言
路自然迎刃而解此言事之妙也中間論聽言一段
詳盡明切尤爲千秋龜鑑

薦王安石呂公著劉子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
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
君賢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
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効欲微
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

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沈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沈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閒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効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

茅鹿門曰王荊公學行屬望固似不難而呂申公則歐公所仇而屢斥之者今舉其子可見公之公平正大矣

張孝先曰臺諫之職緘默取容者固不足以居之而輕躁喜事其失尤甚公所薦二人取其沈默端正守節

難進所以抑多言干進之弊也亦可以知臺諫之不易居矣

薦司馬光劄子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閒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愼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茅鹿門曰司馬公之不伐歐公之推賢可謂兩得之矣

張孝先曰歐公與韓忠獻同定策立英宗其功大矣乃此劄推本於溫公知諫院入對時請選宗室爲繼嗣之言歸功於公其推賢讓善公忠爲國之心千載猶可想見云

乞補館職劄子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職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鄉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謬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

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列如別劄欲
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賜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今
取進止

茅鹿門曰按宋制館閣取士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
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疇勞一路也而其外又有制
科召試以待非常之士而今獨有高第與庶吉士兩
項而已餘則並不可得

又曰是大體要處

張孝先曰用人之道不當重材能而輕儒學可謂深識
治體之論

乞添上殿班劄子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以來羣臣不得進見今聖體康
裕自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悅然侍從臺
諫省府臣寮皆未曾得上殿奏事今雖邊鄙寧謐時歲豐
稔民無疾厲盜賊不作天下庶務靡循常規皆不足上煩
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閒頤養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
寮皆是陛下朝夕左右論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曠隔時
月不得進見於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
臣子之於君父動經年歲不得進對豈能自安今欲望聖
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三班銓司

不引人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頭刻進瞻天威不勝臣
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閤門施行仍約束上殿
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訴理功過及細碎閒慢等事上煩
聖聽或乞約定上殿時刻所貴不煩久坐伏候敕旨
張孝先曰天澤之分雖嚴而手足腹心相待一體豈可
矇隔時月不瞻天顏此公所以惓惓上請者誠忠愛
之至情而亦寓防微之深意也

議學狀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
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
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
其意則一陛下愼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
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
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
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
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
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
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
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
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尙賢勵俗爲事其

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眾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於鄰里聞於鄉黨然後詢於眾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鄰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察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愼而有次第然後矯僞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閒而風俗不陷於嫚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爲閒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眾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眞僞之

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鄰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可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厤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邱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

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特創新學雖不
若卽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　教學之意在乎
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餼糧多陳經籍選　士之良者以通
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　者黜去之則在
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其貢舉之法待　其居官爲吏已
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　尤出類者旌異
之則士知修身力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　伸於終身則矯
僞之行不作而愉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　實事之可行於
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　而朝廷又下臣
等俾之詳定是以盡眾人之見而採其長　者爾故臣等敢
陳其所有以助眾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　也伏望聖慈特
賜裁擇

芽鹿門曰議論有深識當與朱子議貢舉等文參看

張孝先曰所論建學取士之制古今不同有原有委其
曰設教以漸效遲而功遠四十始仕　用其半生爲學
又廣察以鄉里之舉選爲學既勤而　久取士者又愼
而有次第可謂深得三代遺意而今　之議欲驟復古
制失於迫而不詳隘而不廣開矯名　飾行蹈利爭進
之風甚至黨禍從此而起皆灼見末　流之弊而古制
之難以驟復也彰彰矣至於兼採四　說而曰教學之

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自是不易之論但惜其意之未備而義之未精也必若明道先生之論乃爲詳盡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乎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愚按明道此議本末兼該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莫此爲要果能力舉而行之可以會通今制而復古道無難矣

辭樞密副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勳賜如故者成命始行驟驚於衆

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竊以樞要之司朝廷愼選出納惟允實贊於萬機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顧任人之得失常繫國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古學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聖明擢在侍從開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眾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厝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閒處故自叨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於十請懇愚誠而貎至被明詔之丁寧雖大度並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伏遇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

柄臣之並選憐舊物以不遺然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爲明敢冀睿慈察其迫切俾同渙渥更選雋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張孝先曰辭讓出於至誠非矯飾者比觀其文自見

乞罷政事第三表

臣聞士之行已所愼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

按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奬於羣公嘗愧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疏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冤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邱幅巾衡巷以此沒地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襜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効於勤勞亦宜分於內外伏惟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閒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張孝先曰公性不避衆怨英宗嘗稱之矣至是以蔣之奇之讒力解機務其自敘處懇惻而不傷於激非惟立言有體而忠愛之誠與潔身之義具見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隕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

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
心再黷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
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効又無
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
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遊於
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
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
未忍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
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篤於車轅朝去朝廷
喜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
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
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
在臣素心雖竊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
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
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
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慚恨何可勝
陳

茅鹿門曰寫情輸悃之言

張孝先曰寫朝廷保全眷愛之恩眞覺圖報無地末陳
乞休意婉惻動人

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

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趨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延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强臣

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朗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草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

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擺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茅鹿門曰勝韓公爭臣論

張孝先曰諫官任天下之責擺百世之譏若依違觀望則失其職矣公在諫院謂謂敢言不避忌怨讀此書可想見其風節慷慨非不審已而徒責人者

與尚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楊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閉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

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辨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眞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宰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輭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憫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縣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縣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

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
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
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
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
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
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
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
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
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卽位以來
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
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
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
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
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
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
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
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
之書在史册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
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
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

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茅鹿門曰歐公惡惡太過處使在今日恐不免國武子之禍也

張孝先曰不能出力救希文猶不足責反詆希文不賢當貶以飾己不諫之過此其深可痛責者也公此書探其隱而刺之四面攻擊直令他無逃閃之路蓋激於義憤不自覺其言之過直也至今讀之猶使人增氣謂其惡惡太過而懼其獲禍是將以巽懦爲老成而後可也豈知公者哉

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爲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也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於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

史官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
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
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
之亂春秋者也

茅鹿門曰識好

張孝先曰春秋始終亦自有義所當用心若曰盡其所
得修之而止則聖人無乃太草率乎推之詩自關雎
至魯頌書自堯典至費誓其起止亦各有義義無所
不在也不可謂義在春秋不在起止卽此篇所云聖
人著書足以法世不窮遠之難明亦卽春秋始終之
一義也公特厭衆說之支離而欲盡埽之故其說如
此

朋黨論　在諫院進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
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
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
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
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
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

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辯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

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茅鹿門曰破千古人君之疑

張孝先曰朋之一字本非惡也自小人欲傾君子無可爲辭則概以朋黨目之而思欲一網打盡矣得公此論爲朋黨名色昭雪分明使人君辨其爲君子之朋耶小人之朋耶果君子也則非惟不嫌其有朋而且惟患其朋之不衆矣非惟不嫉君子之有朋而直欲以其身與之爲朋矣其論小人無朋一段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眞如鑄鼎象物至君子之朋則以堯之十六人舜之二十二人武之三千人爲言可謂創論而實至論其法與孟子論好樂好勇文王之囿等篇同爲千古不刊之文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四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

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茅鹿門曰曲盡人情

張孝先曰只求名兩字勘破太宗之心便將一段佳話盡情抹倒行文老竦不肯放鬆一字眞酷吏斷獄手

五代史周臣傳論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弈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

汪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弈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
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樸之材
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
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
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
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
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
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
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
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
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茅鹿門曰名言

張孝先曰生材者天也用材者君也天下未嘗乏材用
得其當則成大治矣良匠無枉材弈秋善下子周世
宗得王樸且然而況聖主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二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眞可謂不仁
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
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
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子人而自夸

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偏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親戚之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近則爲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

不爲則漢魏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

茅鹿門曰文甚圓而所見世情特透

張孝先曰痛切言之盡情盡態使人一覽了然反覆推求而無幽隱之不透歐公善於論事其文類然此可與上篇朋黨論參看

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孤則懼禍之心日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

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茅鹿門曰通篇如傾水銀於地而百孔千竅無所不入其機圓而其情密

張孝先曰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以近習之人而忽之所謂辨之不早辨也及其輾轉不已陰日長而陽日消壬勢既孤而忠臣義士無所効其力豈非馴致其道以至斯極乎歐公之論切矣

同治六年三月福州
三酉堂購求舊版重訂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五終

侯官楊　凌雪滄總校
閩縣施鑑槃聘侯覆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分校

5年/0月